



国·学·典·藏·书·系

东周列国志

青花典藏

〔明〕冯梦龙◎著

《东周列国志》清康熙五百年最富智谋的战争画卷，是集《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的全部史实为一体的历史读本。其以国家兴亡为主线，着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书中揭示出的道义与贤能原则，在今天仍为……





国·学·典·藏·书·系



青花典藏

〔明〕冯梦龙〇著

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清晰俯瞰五百年最富智谋的战争画卷，是集《策》、《左传》、《国语》、《史记》的史实为一体的历史读本。其以国家兴亡为主线，着力探讨《左传》、《史记》中人事成败之转化关系。书中揭示出的道义与贤能准则，在今天仍为立身与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周列国志 / (明) 冯梦龙著; 《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主编.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12

(国学典藏书系)

ISBN 978-7-5463-4407-2

I. ①东… II. ①冯… ②国…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3424 号

国学典藏书系 东周列国志

著 者 (明) 冯梦龙
主 编 《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
出 版 人 毛文凤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邹书生 刘 璐
封面设计 揽胜视觉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世贸中心 4 楼 邮编:210009)
电 话 总编办:0431 - 85600386
市场部:025 - 66989810
网 址 www.keyigroup.com
印 刷 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4407-2 定价:18.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5 - 66989810



前言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国学典藏”丛书。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予以汇编。编者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全方位立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

学贵力行,圣贤文化的学习,贵在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国学风景的同时,与圣人促膝对话,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把圣人的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多识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们也希望借着伟大文化的指引,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



《东周列国志》为清代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作者冯梦龙(1574—1646),明朝人,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他使用的其他笔名还有很多。

《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末年(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

经过反复实验,专家论证,所选色彩均匀,柔和,不仅愉悦视觉,而且还会保护读者眼睛。在取得视觉效果的前提下,获得精神的愉悦。

释义通俗易懂,解读准确权威,有助读者领悟国学精华。对其中生僻字,加注音标,以便理解。



DONG ZHOU LIE GUO ZHI
东周列国志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左、右营,离隔不过三里。立寨甫毕,喘息未定,忽闻寨后一声炮响,火光接天,车声震耳。谍者报:“郑兵到了。”孔父嘉弃了乘车,跟随者止存二十余人,徒步奔脱。右宰丑阵亡。三国车徒,悉为郑所俘获。所掳郑国郊外人畜輜重,仍旧为郑所有。

庄公得了戴城,又兼了三国之师,大军奏凯,满载而归。庄公大排筵宴,款待从行诸将。诸将轮番献卮上寿。庄公面有德色^③。举酒沥地曰:“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诸卿之力,战则必胜,威加上公,于古之方伯如何?”群臣皆称千岁。惟颖考叔嘿然。庄公睜目视之。考叔奏曰:“君言失矣!夫方伯者,受王命为一方诸侯之长,得专征伐;令无不行,呼无不应。今主公托言王命,声罪于宋,周天子实不与闻。况传檄征兵,蔡、卫反助宋侵郑,真、许小国,公然不至。方伯之威,固如是乎?”庄公笑曰:“卿言是也。蔡、卫全军覆没,已足小惩。今欲问罪真、许,二国孰先?”颖考叔曰:“真邻于齐,许邻于郑。主公既欲加以违命之名,宜正告其罪,遣一将助齐伐真,请齐兵同来伐许。得真则归之齐,得许则归之郑,庶不失两国共事之谊。俟事毕献捷于周,亦可遮饰四方之耳目^④。”庄公曰:“善!但当次第行之。”乃先遣使将问罪真、许之情,告于齐侯。齐侯欣然听允,遣夷仲年将兵伐真。郑遣大将公子吕率兵助之,直入其都。真人大惧,请成于齐。齐侯受之,就遣使跟随公子吕到郑,叩问伐许之期。庄公约齐侯在时来地方会面,转央齐侯去订鲁侯同事。

庄公又分遣二使,将礼币往齐、鲁二国称谢。

【注释】

- ①刑牲:杀牲畜。
- ②相恤:相互帮助。
- ③德色:自认为有功德于人的样子。
- ④耳目:探察信息者。

东周列国志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宋殇公与夷,自即位以来,屡屡用兵。单说伐郑,已是三次了。只为公子冯在郑,故忌而伐之。太宰华督素与公子冯有交,见殇公用兵于郑,口中虽不敢谏阻,心上好生不乐。孔父嘉是主兵之官,华督如何不怪他?每思寻端杀害,只为他是殇公重用之人,掌握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事为人的标准和榜样。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如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

《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对天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这种以人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贿 败戎兵郑忽辞婚

DONG ZHOU LIE GUO ZHI
东周列国志



兵权,不敢动手。自伐戴一出,全军覆没,孔父嘉只身逃归。国人颇有怨言,尽说“宋君不恤百姓,轻师好战,害得国中妻寡子孤,户口耗减。”华督正中其怀。

华督又使心腹人在军中扬言:“司马又将起兵伐郑,昨日与太宰会议已定,所以今日治兵。”军士人人恐惧,三三两两,俱往太宰门上诉苦,求其进言于君,休动干戈。华督知军心已变,裹甲佩剑而出,传命开门,教军士立定,不许喧哗,自己当门而立。华督假意解劝:“你们不可造次,若司马闻知,奏知主公,性命难保!”众军士纷纷都道:“那郑国将勇兵强,如何敌得过?左右是死,不如杀却此贼,与民除害,死而无怨!”一头说,一头扯住华督袍袖不放。齐曰:“愿随太宰杀害民贼!”当下众军士帮助与人,驾起车来,直至孔司马宅,将宅子团团围住。

其时黄昏将尽,孔父在内室饮酒,闻外面叩门声急,使人传问。说是:“华太宰亲自到门,有机密事相商。”孔父嘉忙整衣冠,出堂迎接。才启大门,外边一片声呐喊,军士蜂拥而入。孔父嘉心慌,却待转步。华督早已登堂,大叫:“害民贼在此,何不动手?”嘉未及开言,头已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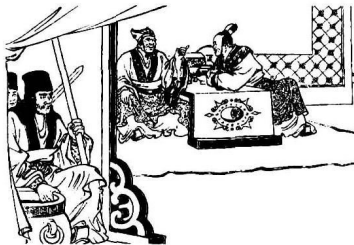
宋殇公闻司马被杀,手足无措。又闻华督同往,大怒,即遣人召之,欲正其罪。华督称疾不赴。殇公传令驾车,欲亲临孔父之丧。华督闻之,急召军正谓曰:“主公宠信司马,汝所知也。不若并行大事,迎立先君之子,转祸为福,岂不美哉?”军正曰:“太宰之言,正合众意。”于是号召军士,齐伏孔氏之门,殇公遂死于乱军之手。

华督闻报,衰服而至,举哀者再。乃鸣鼓以聚群臣,胡乱将军中一二人坐罪行诛,以掩众目。倡言:“先君之子冯,见在郑国,人心不忘先君,合当迎立其子。”百官唯唯而退。华督遂遣使往郑报丧,且迎公子冯,一面将来国宝库中重器行赂各国,告明立冯之故。

郑庄公见了宋使,接了国书,已知来意,便整备法驾,送公子冯归来为君,是为庄公。齐侯、鲁侯、郑伯同会于稷,以定宋公之位,使华督为相。

僖公自会稷回来,中途接得警报:“今有北戎主,遣元帅大良小良,率戎兵一万,来犯齐界,已破祝阿,直攻历下。守臣不能抵挡,连连告急,乞主公速回。”僖公曰:“北戎屡次侵扰,不过鼠窃狗偷而已。今番大举入犯,若使得利而去,将来北鄙必无宁岁。”乃分遣人于鲁、卫、郑三处借兵。一面同公子元、公孙戴仲等,前去历城拒敌。

郑庄公闻齐有戒患,乃选车三百乘,使世子忽为上将,高渠弥副之,祝聘为先鋒,星夜望齐国进发。闻齐僖公



经多方研究,专家考证,选取经典之作。所选之篇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切合当下,其价值深远。

以图释文,视觉效果明显。在注重美感的前提下,着重文图切合,确保文图传神。



目 录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4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6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8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9
第六回	卫石碛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11
第七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鞅献谄贼隐公	13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14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16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18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搆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20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23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25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27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29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30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32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34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37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40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41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45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48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52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55

第二十六回	歌癘瘋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58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61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立	穆公一平晋乱	63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66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69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72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74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78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81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84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87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90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93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96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99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102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癘公馆对狱	105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缢城说秦	108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111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113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瘞谷封尸	117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120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123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126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129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132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135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138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休儒托优悟主	141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144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147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150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錡养叔献艺	153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156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158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161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165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168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171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廬宁喜擅政	174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盪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176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179
第六十八回	贺廐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182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185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187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190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194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197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200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203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206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209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211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215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218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221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	纳蒯聩子路结纆	223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226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229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餮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232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235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238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241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245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248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唵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251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254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257





第九十四回	冯援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代桀宋	260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264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267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270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274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278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282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285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涓斩剧辛	289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292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295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廕	298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301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304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306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月将升，日将没，壓弧箕箒，几亡周国。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荧星^①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荧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②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



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遂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漦之事，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谣词又有“壓弧箕箒”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③，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④，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

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再打听妻子消息。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那男子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往褒城投奔相识而去。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廷。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往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壓弧箕箒’之讖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





妖女，全无下落。颂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左儒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藁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自刎而死。

再说宣王次日，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宣王心中大喜。日已西，传令散围。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辇之上，打个眼眯，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着两个人，向着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了，往来不离玉辇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往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往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辇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⑤叫心痛不已。当下飞驾入城，扶着宣王进宫。各军士未及领赏，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注释】

- ①荧惑(ǐn)星：即火星。
- ②人君：帝王。
- ③廛(chán)肆：市镇作坊。
- ④不题：不表。
- ⑤兀自：仍然。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宫涅行举哀礼，即位于柩前。是为幽王。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子宜臼为太子，进后父申伯为申侯。

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抚养，因乏乳食，恰好有个姁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匹之类，转乞此女过门。抚养成人，取名褒姒。

却说褒姒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间。凑巧褒姒门外汲水，虽然村妆野束，不掩国色天姿。洪德大惊：如此穷乡，乃有此等丽色！因私计，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尚未释放；若得此女贡献天子，可以赎父罪矣。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洪德遂亲至姁家，与姁大讲就布帛三百匹，买得褒姒回家。先用金银打通虢公关节，求其转奏。幽王闻奏，即宣褒姒上殿。拜舞已毕，幽王抬头观看，姿容态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际，光艳照人。龙颜大喜。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于别宫，降旨赦褒姒出狱，复其官爵。是夜幽王与褒姒同寝，所不必言。

幽王自从得了褒姒，迷恋其色，居之琼台，约有三月，更不进申后之宫。申后在宫中忧闷不已。太子宜臼跪而问曰：“吾母贵为六宫之主，有何不乐？”申后曰：“汝父宠幸褒姒，全不顾嫡妾之分。将来此婢得志，我母子无置足之处矣！”太子曰：“此事不难。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视朝。吾母可着宫人往琼台采摘花朵，引那贱婢出台观看，待孩儿将他毒打一顿，以出吾母之气。”申后曰：“吾儿不可造次，还须从容再商。”

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群臣贺朔。太子故意遣数十宫人，往琼台之下，不问情由，将花朵乱摘。惊动褒妃，亲自出外观看，怒从心起，正要发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捻着拳便打。褒妃含羞忍痛，回入台中。幽王退朝，直入琼台。褒姒扯住幽王袍袖，痛哭不已。褒姒曰：“太子为母报怨，其意不杀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惜，但自蒙爱幸，身怀六甲，已两月矣。妾之一命，即二命也。”幽王曰：“爱卿请将息，朕自有处分^①。”即日传旨道：“太子宜臼，好勇无礼，不能将顺，权发去申国，听申侯教训。东宫太傅、少傅等官，辅导无状，并行削职！”太子只得驾车自往申国去讫。

褒姒怀孕十月满足，生下一子。幽王爱如珍宝，名曰伯服。遂有废嫡立庶之意。奈





事无其因，难于启齿。虢石父揣知王意，遂与尹球商议，暗通褒姒说：“太子既逐去外家，合当伯服为嗣。内有娘娘枕边之言，外有我二人协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褒姒大喜，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日夜伺申后之短。宫门内外，俱置耳目，风吹草动，无不悉知。

申后独居无侣，终日流泪。有一年长宫人，知其心事，跪而奏曰：“娘娘既思想殿下，何不修书一封，密寄申国，使殿下上表谢罪。若得感动万岁，召还东宫，母子相聚，岂不美哉！妾母温媼，颇知医术，娘娘诈称有病，召媼入宫看脉，令带出此信，使妾兄送去，万无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书信一通。内中大略言：“天子无道，宠信妖婢，使我母子分离。今妖婢生子，其宠愈固。汝可上表佯认己罪：今已悔悟自新，愿父王宽赦。若天赐还朝，母子重逢，别作计较。”修书已毕，假称有病卧床，召温媼看脉。早有人报知褒妃。

温媼来到正宫，宫人先已说知如此如此、申后佯为诊脉，遂于枕边，取出书信，嘱咐星夜送至申国，不可迟误。当下赐彩缯二端^②。温媼洋洋出宫。被守门宫监盘住，问：“此缯从何而得？”媼曰：“老妾诊视后脉，此乃王后所赐也。”内监曰：“别有夹带否？”曰：“没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检，何以知其有无乎？”遂牵媼手转来。媼东遮西闪，似有慌张之色。宫监心疑，越要搜检。一齐上前，扯裂衣襟，那书角便露将出来。即时连人押至琼台，来见褒妃。褒妃拆书观看，心中大怒。命将温媼锁禁空房，不许走漏消息。却将彩缯二匹，手自翦扯，裂为寸寸。幽王进宫，见破缯满案，问其来历。褒姒含泪而对曰：“妾不幸身入深宫，谬蒙宠爱，以致正宫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宫寄书太子，书尾云‘别作计较’。必有谋妾母子性命之事，愿王为妾做主！”说罢，将书呈与幽王观看。幽王认得申后笔迹，问其通书之人。褒妃曰：“现有温媼在此。”幽王即命牵出。不由分说，拔剑挥为两段。

次日，早朝礼毕，幽王宣公卿上殿，开言问曰：“王后嫉妒怨望，咒诅朕躬，难为天下之母，可以构来问罪？”虢石父奏曰：“王后六宫之主，虽然有罪，不可拘问。如果德不称位，但当传旨废之，另择贤德。母仪天下，实为万世之福。”尹球奏曰：“臣闻褒妃德性贞静，堪主中宫。”幽王曰：“太子在申，若废申后，如太子何？”虢石父奏曰：“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今太子避罪居申，温清^③之礼久废。况既废其母，焉用其子？臣等愿扶伯服为东宫。社稷有幸！”幽王大喜，传旨将申后退入冷宫，废太子宜臼为庶人，立褒妃为后，伯服为太子。群臣弃职归田者甚众，朝中惟尹球、虢石父、祭公易一班佞臣在侧。幽王朝夕与褒妃在宫作乐。

褒妃虽篡位正宫，有专席之宠，从未开颜一笑。幽王欲取其欢，召乐工鸣钟击鼓，品竹弹丝，褒妃全无悦色。虢石父献计曰：“先王昔年因西戎强盛，恐彼入寇，乃于骊山之下，置烟墩二十余所，又置大鼓数十架。但有贼寇，放起狼烟，直冲霄汉，附近诸侯，发兵相救，又鸣起大鼓，催趲前来。今天下太平，烽火皆熄。吾主若要王后启齿，必须同后游玩骊山，夜举烽烟，诸侯援兵必至。至而无寇，王后必笑无疑矣。”幽王曰：“此计甚善！”乃同褒后并驾往骊山游玩，至晚设宴骊宫，传令举烽。





大举烽火，复擂起大鼓。鼓声如雷，火光烛天。畿内诸侯，疑镐京有变，一个个即时领兵点将，连夜赶至骊山。但闻楼阁管龠之音，幽王与褒妃饮酒作乐。使人谢诸侯曰：“幸无外寇，不劳跋涉。”诸侯面面相觑，卷旗而回。褒妃在楼上，凭栏望见诸侯忙去忙回，并无一事，不觉抚掌大笑。幽王曰：“爱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虢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赏之。

申侯闻知幽王废申后立褒妃，上疏谏曰：“昔桀宠妹喜以亡夏，纣宠妲己以亡商。王今宠信褒妃，废嫡立庶，既乖^④夫妇之义，又伤父子之情。桀纣之事，复见于今，夏商之祸，不在异日。望吾王收回乱命，庶可免亡国之殃也。”幽王览奏，拍案大怒，下令削去申侯之爵。命石父为将，简兵搜乘，欲举伐申之师。

【注释】

①处分：处置。

②二端：古代布帛长度名称。

③温清：温清之礼，子女奉养父母之道。

④乖：背离。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申侯进表之后，有人在镐京探信，闻知幽王命虢公为将，不日领兵伐申，星夜奔回，报知申侯。申侯大惊，遂备下金缗一车，遣人赍^①书与犬戎借兵，许以破镐之日，府库金帛，任凭搬取。戎主曰：“中国天子失政，申侯国舅，召我以诛无道，扶立东宫，此我志也。”遂发戎兵一万五千，分为三队，右先锋李丁，左先锋满也速，戎主自将中军。枪刀塞路，旌旗蔽空，申侯亦起本国之兵相助，浩浩荡荡，杀奔镐京而来，出其不意，将王城围绕三匝，水息不通。幽王闻变，大惊，遣人举烽。诸侯之兵，无片甲来者。盖因前被烽火所戏，是时又以为诈，所以皆不起兵也。

幽王见救兵不至，犬戎日夜攻城，以小车载褒姒和伯服，开后宰门出走。司徒郑伯友自后赶上，大叫：“吾王勿惊，臣当保驾。”出了北门，迤逦往骊山而去。途中又遇尹球来到，言：“犬戎焚烧宫室，抢掠库藏，祭公已死于乱军之中矣。”幽王心胆俱裂。郑伯友再令举烽，烽烟透入九霄，救兵依旧不到。

